

专题

◀ (上接3版)

调查的一些遗址里，不少就是跟学生一起进行的。1950年代设立考古专业的只有北大和西北大学两家，它们培养的毕业生陆陆续续分配到地方工作，包括山东省，但这个时期山东的考古工作主要还是得益于科学院考古所的山东队。这些早年毕业的考古队员从年龄上讲是刘先生的晚辈，但刘先生与他们的互动非常好。山大和其他一批高校建立起考古专业是1972年。山大能赶上这个机遇，和刘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亲力亲为的田野工作，以及作为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在这方面的探讨、推进是有直接关系的。

我想在刘先生心灵的深处，做田野肯定还是他一生的追求，只是1972年成立专业的时候，他的年龄已经不太允许他到野外工作了。我想如果老天给他更长的时间，以他对田野考古的爱好和追求，他可能在田野考古学方面做出更大的业绩。

**郑岩：**有一段时间，他的考古学研究是走在前沿的。像1960年代初写的《龙山文化若干问题质疑》《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》这些文章，他在当时就提出龙山文化可能已经进入文明的前夜。这个问题到1980年代大家才开始讨论。

**方辉：**最典型的就是他写龙山文化的拟鸟形器，这是对以鸟名官最早的系统论述，那时候刘先生已经在讨论龙山文化的族属问题了。

刘先生后来的治学道路回

到了早年的想法，将考古和神话传说以及美术联系在一起。同时具备这些修养的人在学术界并不多，做神话学的人通常只是以实物为主，能把历史和考古结合好，就很少了，而如果再加上美术史这条腿，成为一个“三栖”的学者——恐怕找不出几个像他这样的学者。

### 他的理想是建立中国的古典艺术史

**郑岩：**说到学者的素质，我读到1945年顾颉刚先生写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里面有一段话其实对认识刘先生很重要。顾颉刚这本书里专门有一节写美术史——在20世纪学术史里面专门写到美术史是很少的。顾颉刚说，美术史是专门之学，非有内行人是不能做的。但是这件事情又很难，学美术的人，学的是西洋美术，都是新学，对中国传统的了解不够，另外一批旧派的美术家，历史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又不够——他说的历史的观念，我理解就是他提出“疑古”以来，跟西方学界可以同步的史学观念，他可能觉得那些中国的经学家、画家是不具备这些的。

做美术史必须要有新学的眼光，同时也要有中国文献的功底，这样的人很少，所以在美术史的研究中，我们的成绩很有限。这是顾颉刚1945年说的话，而刘先生那时刚大学毕业。

刘先生的父亲是铁路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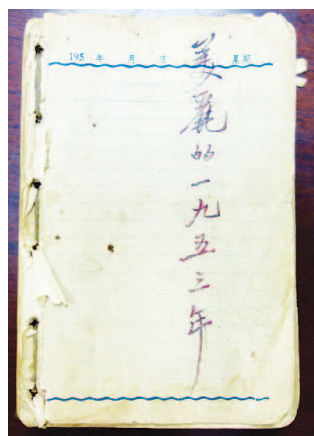
员，通英文，他家里其实有一个西学的环境。他在昆明考入国立艺专，但是抗战时期学画的条件不行，并且他觉得自己的性格禀赋更像一个学者，而不是艺术家，所以想转来读书。他先是对西方艺术史有兴趣，但那时候西方的书也不好找。不过当时在巴县，有好多汉代画像砖出土，他就开始摸这些东西，然后又去中央大学听丁山先生的课。按刘先生的解释，丁先生是从小学入经学，从经学入史学。刘先生就跟着他读先秦文献，读得很苦。

他学绘画出身，在文献上下这么大的功夫，几乎绝无仅有，这与丁山先生的培养有关。刘先生是丁先生的助手，跟随他多年，一直到丁先生去世。

顾颉刚谈发展美术史的研究，目的在于通史的写作。我想，顾先生期待的就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人，他是可以做美术史的理想人选，只是他稍微晚了一些进入学术界。

**方辉：**刘先生文献功底很好，这得益于他的勤奋。系资料室保存了好几大本他年轻时做的笔记。他自己一笔一划地抄《春秋》《左传》，有钢笔抄录的，也有用毛笔的。他自己说他一生中至少这么抄过三四遍。课堂上他引用《春秋经传》，都是张口就来。

**郑岩：**我最近认识到，刘先生到晚年做青铜器纹样的研究有一个大的背景。当年他就问丁山先生，自己能不能做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，丁先生说这个太重要了，但是很难，你先得熟读先秦文献，对先秦史有一个很好的了解。刘先生为



1953年，刘敦愿参加洛阳烧沟汉墓发掘。此时的他十分兴奋，一天的日记会有十几页之长，穿插着各式写生。这一年，他给日记封面题下“美丽的一九五三年”。

郑岩在《我的老师刘敦愿先生》一文中，提到刘敦愿的书房里，一直挂着年轻时用的调色板；还讲到这幅画，“笔触简洁，色彩明丽，像梵高笔下的阳光”。



刘敦愿的资料卡片和挖陶器用的小勺

什么做这个东西？他其实是从西方艺术史进入的。从他文章里，能看到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古典学的著作，他读修昔底德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，读塔西佗的《历史》，当然影响他最大的是米海里斯的《美术考古一世纪》。他对18、19世纪西方考古学史有非常精深的学习。他读那些书，不是一遍地读，书中有大量密密麻麻的标注，不只一种颜色，他是像读《左传》一样地读这些书。

作为一个学油画出身的人，刘先生看到了西方艺术史的根基是在古典艺术，由此开始，他在想，中国有没有一个古典艺术的体系？这在当时其实是没有建立起来的。人们说到古典时期，无非是传说的伏羲作八卦之类。所以他的理想是全面利用考古材料，建立一个中国古典艺术史的新系统，这个事情今天还没有做好。今天在汉唐美术上做了很多研究工作，但古典艺术史的工作其实应该建立在以商周青铜艺术

为核心的基础上。中国青铜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中独树一帜，最有个性，但又是很难研究的，现有的美术史研究的概念、理论、方法都很难进入。而刘先生开始要摸索一条路来进入，他实际上是在拿西方古典艺术史作为一个参照系，来建立中国古典艺术史的系统，这是他最崇高的理想。然后由这个再往前推，就是方老师谈的，他在山东史前考古的工作。他立足于自己田野调查的经验，进一步追到陶器艺术的研究，也就是说，进一步探讨中国古典艺术的起源问题。虽然他年轻时就接触了四川的汉代画像砖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，他对山东汉代艺术的研究并不多。

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美术史学，在中国不只是文人画的历史。我们知道，中国的绘画史写作从9世纪张彦远以来，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。但是，怎样以西方美术的概念和分类为参照，建立一个中国的近代



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山 (1901—1952)



经史学家蒙文通帮助，刘敦愿在国立艺专毕业后，进入四川省立图书馆工作。蒙文通（后排右三）亦是刘敦愿的证婚人。